

# “成都”释名——天堂·圣山·乐园

徐学书

〔摘要〕 关于“成都”的得名，历来有多种说法。本文通过对《山海经》等古史文献的研究，论述了岷山即古史传说中上帝及众神所居的“圣山”昆仑山（海内昆仑山）。昆仑山分三成（层、级），又名成山。“成都”得名源于“成山之顶的上帝下都”，即天庭、天堂。成山下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都广之野”，为和谐欢乐的人间乐园。“成都”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即“天堂·圣山·乐园”，是远远高于“伊甸园”、“香格里拉”的文化概念。开明氏五世蜀王迁都，为标榜蜀国上应天命，借用天堂之名作为新都城之名。

〔关键词〕 成都；释名；天堂·圣山·乐园

〔中图分类号〕 G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07) 04-0036-05

关于“成都”的得名，历来有多种说法。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源自宋代以来关于成都得名取“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意。有的专家则提出成都为成族、成人聚居之地。最近，笔者在研读《山海经》过程中，发现“成都”本为上帝所居的天堂之名，“成都”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即“天堂·圣山·乐园”。笔者认为，今日“成都”城市名称来源的这一深刻文化内涵，对于提升成都的区域文化形象、扩大成都的对外宣传影响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为此，特对成都的得名释名如下。

## 一、岷山即昆仑山，山顶即上帝与众神所居的天府

在古史传说记载中，岷山即上帝与众神所居的“圣山”昆仑山（海内昆仑山），山顶即上帝与众神所居的天庭所在。

古史传说上帝及众神皆居住在海内“昆仑山”上（别有海外昆仑山，即今之昆仑山）。《山海经·海内西经》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居。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之岩。”此“帝之下都”，东晋葛璞注《山海经》称：“天帝都邑之在下者。”《山海经·西山经》又记：“昆仑之丘，是实为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此陆吾神即开明兽。传说中的西王母（又称西姥、金姆、王母娘娘）即居此昆仑山的岩穴中。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在传说记载中，此昆仑山上有凤凰、鸾鸟等百鸟，有食之长寿不死的“不死树”（寿木）、能起死回生及成仙的“不死药”、食之使人获得大智慧的智慧树“圣木”，还有甜美的“醴泉”、美丽的“瑶池”等等。不仅上帝及百神居此山，天下仙圣亦由此山总领，以此山为宗山。《水经注·河水》引《遁甲开山图》荣氏注：“天下仙圣，治在柱州昆仑山上。”《十洲记》记：“（昆仑山）真官仙灵之所宗，品物群生，稀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悉记。”作为中国神话传说中掌管长生、刑罚、女仙等的女神仙，西王母的“不死之药”，食之亦可以成仙，以致于后羿上山求得不死之药。

〔作者简介〕 徐学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被妻子姮娥（嫦娥）偷食而奔月成为月精。《淮南子》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姮娥即嫦娥。

此上帝下都所在的昆仑山在何处？著名前辈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即四川西北部的岷山。蒙文通先生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论述道：“考《海内西经》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这说明昆仑当在黄河之南。又考《大荒北经》说：‘若木生昆仑西’（据《水经·若水注》引），《海内经》说：‘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这说明了昆仑不仅是在黄河之南，而且是在若水上源。若水即今雅砻江，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的大山——昆仑，当然就舍岷山莫属了。”<sup>[1]</sup>

古史传说昆仑山区因有“不死药”，人食之可以不死成仙，人死亦可以复生。文献记载发祥于岷山、立国于岷山下，亡国后皆隐入岷山的古蜀国历代蜀王及其民众，皆仙化不死。据文献记载，岷山为古蜀国的发祥地，古蜀国的第一王朝蚕丛就发祥于岷山山区，《蜀王本纪》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湔山即岷山南端的今都江堰市西部山区。《华阳国志·蜀志》记古蜀国第四王朝的蜀王杜宇在亡国后也是“升西山隐焉。”连由长江中游溯江而上的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开国者荆人鳖灵，也是至岷山下便死而复生。宋代《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四引《华阳国志》载：“灵死，其尸溯流而上，至汶山，忽复生。”汶山即岷山。在古史传说中，只有上帝下都所在、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才有“不死药”，人入昆仑山才能仙化不死、死而复生，由此亦可证岷山即昆仑山。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有氏人之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颡项死既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此鱼妇，研究者皆认为即古蜀国第三王朝的蜀王鱼凫。而此“氏人国”的位置，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又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记：“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氏国西。”表明“氏人国”在建木之西、后稷葬地之东。《淮南子·坠形篇》说：“建木在都广，……盖天地之中也”，《山海经·海内经》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建木、后稷葬地皆在位于“天地之中”的“都广之野”，因而“氏人国”也在“都广之野”，而且是位于都广之野的中部，建木在其东、后稷葬地在其西。氏人国的颡项“死既复苏”并化为鱼妇（蜀王鱼凫）。《淮南子·坠形篇》又说：“后稷塋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氏人国、后稷葬地之人亦是“人死复苏”，说明氏人国、后稷葬地所在的都广之野应为有“不死药”的昆仑山所在区域。而根据文献记载，岷山为古蜀国的发祥地，古蜀国的第一王朝蚕丛发祥于岷山山区。岷山的蚕丛蜀人，除一部东迁进入今成都平原建立蜀国外，留居当地的后裔，在西周晚期亦自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此蜀侯蚕丛之国死作石棺石槨（即行石棺葬），考古发现表明先秦至汉代岷山的当地土著文化为行石棺葬的蜀文化分支文化，在春秋时期建立有“與子”国<sup>[2]</sup>；《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汉代文献记岷山山区本为冉駹氏国故地（汉武帝元鼎六年以岷山冉駹氏故地置为汶山郡）。因此，《山海经》中的“氏人国”即岷山行石棺葬的蜀人之国。氏人国在都广之野的中部，表明岷山即位于天地中心的都广之野的中央。

在古史传说中，昆仑山被认为是矗立于天地中央的天柱，其上承皇天、下处后土，将上帝的天庭与人间联通，昆仑山及其周边区域也因之被称为“柱州”。《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记：“昆仑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气响宇内，下处后土。”东晋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丘”条称：“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嶭然中峙，号曰天柱。”《河图括地象》称：“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山为“嶭然中峙”的天柱，表明昆仑山居天地中央。昆仑山与岷山皆居天地中央，可见昆仑山与岷山为同一座山。

在传说中，昆仑山为天柱，共分三层，顶层（山顶）即上帝所居的天庭（天堂），登上昆仑山顶既进天门，入天庭。《水经注·河水》引《昆仑说》称：“昆仑之山三级，……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淮南子·地形训》称：“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乃不死；或上

倍之，是谓玄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易林》称：“登昆仑，入天门。”而《蜀王本纪》载秦蜀守李冰：“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天彭门”即天门，李冰以汶山（岷山）为天门所在，亦证明岷山即昆仑山。

岷山即昆仑山，昆仑山有“不死药”，故在昆仑岷山山区的氏人国，亡国之后进入岷山的历代蜀王及其民众，其人皆得不死，虽死亦复生。昆仑山为天柱，山顶即为天庭，天庭为上帝与众神及仙圣居所，故《水经注·河水》引《遁甲开山图》荣氏注称：“天下仙圣，治在柱州昆仑山上。”不过，昆仑山顶层并非普通凡人可以登上，如《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言：“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即只有后羿那样的大仁者才能上得到昆仑山顶。当然，人间的仁德之王也能升入昆仑山顶的天庭，《穆天子传》卷二记周穆王“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

岷山为昆仑山，山顶即为天庭之所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望帝杜宇：“从天坠”，亡国后又“升西山隐焉”的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是杜宇由岷山东下进入平原地区统治蜀国，亡国后与前朝历代蜀王一样回归岷山的历史。《蜀王本纪》载：“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所反映的也就是杜宇源出岷山蜀人，当杜宇在岷山下的郫邑建都后，岷山蜀人纷纷出山投奔。五代前蜀杜光庭著《录异记》，载当时居于黔南深山修道的仙人黄万祐称：“吾只记蚕丛氏都郫”。诸书皆记杜宇都郫，黄万祐却称是蚕丛氏都郫，表明杜宇为源出岷山的蚕丛氏“死而复苏”者，故能号召原随蚕丛、柏灌、鱼凫等王化去的化民复出。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分析，古史传说入岷山而得仙化不死的思想根源，当源自岷山为蜀人发祥地及蜀人的归魂地。《蜀王本纪》载秦蜀守李冰：“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天彭门”即天门，“亡者悉过其中”，表明汶山（岷山）为蜀人归魂之地。蜀人魂归昆仑岷山，昆仑岷山有“不死药”、“不死树”，故亡国后的历代蜀王及其民众归隐岷山皆能仙化不死。考古工作者在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中发现的春秋时期青铜纽钟上，有翼龙飞升上山图<sup>[3]</sup>；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都城遗址发现的祭祀坑中出土有羽人和羽兽，青铜神坛的底层亦由二只巨大的翼兽承载<sup>[4]</sup>，证明仙化不死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岷山山区及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确实存在。

不只昆仑岷山为“嶮然中峙”的天柱天梯，在昆仑岷山以东、都广之野东部地区还有黄帝创造的另一天梯——神树“建木”。《山海经·海内经》记：“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橰，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昊爰过，黄帝所为。”《淮南子·坠形篇》称：“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声，盖天地之中也”。考古发现的成都平原北部广汉三星堆古蜀都城遗址，出土的树干上有九枝、长满花果、停有十只太阳神鸟的青铜神树<sup>[5]</sup>，研究者们多认为即代表古史传说记载中供上帝及众神上下天地的天梯——神树“建木”。

“都广之野”亦作“广都之野”，其地理位置，明代杨慎“都广之野”，考证“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今人亦多持相同观点。然而，由都广之野居天地之中，昆仑山“中峙”为天柱，建木、氏人国、后稷葬地亦具在都广之野，其中昆仑山和氏人国居中，建木居东而后稷葬地居西，可见都广之野实为岷山及其周边区域，包括成都平原、岷山西部高原区域在内，而非仅指成都平原。此都广之野，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乃是一处天下乐土、人类的理想家园。至于居住在昆仑岷山山顶的上帝，不是别人，而是娶岷山蜀人女子嫫祖为妃的黄帝。《穆天子传》卷二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昆仑山顶的天庭为黄帝之宫，表明上帝即黄帝。

由上可见，岷山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昆仑圣山，山顶即上帝及众神、仙圣所居的天庭——天堂。

## 二、“成都”本为上帝所居的天堂

昆仑山顶为上帝下都天庭，其名称“成都”。《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此处的“成都”，乃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成都”一词，为山名。此载天的“成都”山即“上承皇天”的天柱昆仑山。《尔雅·释丘》说：“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释名·释丘》也说：“三成曰昆仑丘”。《水经注·河水》亦说：“三成为昆仑

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悬圃，一名閼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所居。’此上帝所居的天庭为昆仑山第三成（层），《山海经》的《海内西经》和《西山经》皆称昆仑之丘为“上帝之下都”，故“载天”之山“成都”即上帝之下都的昆仑山天庭“成都”即昆仑山第三成（层）的上帝下都，也就是天庭、天堂。《山海经·南山经》载有“成山”，其形状“四方而三坛”，与“方八百里”、“三成（三级）”的昆仑山一致，故成山即三成之山昆仑山。“昆仑山”之名是就山的高度而言（中国古代多有一方之最高山而称“昆仑山”者），“成山”之名则是就山的形状分“三成”而言。岷山东麓的广汉三星堆遗址被学术界公认为古蜀国的早期都城遗址，三星堆博物馆中陈列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神坛，造型作四方形三层（底层为翼兽，中层为祭师，上层为天庭神殿）；代表王者巫师的青铜大立人像，亦是立于四方形三层基座上。无独有偶，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发掘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古蜀国祭祀土台，同样为四方形三层祭坛<sup>[6]</sup>。考古发现证明，在古蜀人的观念中，上帝确是住在四方形三层高山之顶。

上帝下都在昆仑山上的传说，从《穆天子传》可以证实为久远的古老传说。昆仑山一名“成山”，山之第三成即上帝下都所在的天庭，也就是“成都”。“成都”即天庭、天堂。“成都”为天堂，故成都山“载天”。因此，作为上帝所居天堂的“成都”一名当已十分古老。

成都作为城市名当是从开明五世蜀王迁都至其地后开始。史籍记载杜宇都郫邑，开明氏代杜宇氏王蜀，五世蜀王开明尚自郫邑（或言自樊乡）徙治成都。《华阳国志·蜀志》记：“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引《蜀王本纪》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路史·余论》称：“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治成都。”同书又说：“自开明五世开明尚，始立宗庙于蜀。”《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亦称：“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知迁都的开明尚应为开明五世蜀王，其年代约当公元前6世纪末的春秋晚期。第五世开明氏蜀王由郫邑迁都邑至新址，何以将新都邑取名“成都”呢？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为上帝镇守昆仑山天庭的神祇为开明兽，“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此开明兽，即文献记载中以虎为图腾的古蜀国第五王朝蜀王开明氏的神化反映。在蜀人的信仰体系中，上帝的下都天庭“成都”在成山——昆仑山上，成山是蜀人的圣山。《山海经·中山经》记载：“有成侯之山”，此“成侯之山”即成侯所居之山，也就是成山，成侯当指活动于“成山”的王国国君。成山为蜀国圣山，此“成侯”当然即是蜀王。上帝的天庭“成都”在“成”之顶，“成”代表着上天，“成都”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乃是最神圣的地方，借用“成都”之名作为蜀国都城名称，既可标示蜀都为上帝所居成山下的王国都邑，又可标榜蜀国为上应天命的天国、天朝，作为蜀国君王所居的都邑乃是“天国都城”。从文献记载中以虎为图腾的蜀王开明氏，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被塑造成为上帝镇守昆仑山天庭的人面九首虎身的神祇开明兽，反映出古蜀国开明氏王族是以自己为守护上帝天庭、天门的神祇的化身。那么，在现实世界中，开明氏所守护的王国都邑当然是上应于天，其名应为“成都”。《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称：“天王入于成周”。按周朝国君以自己为上帝之子而称天子，国号为周，周公相地营建东都而取都城名为“成周”，反映出当时人们当也是以“成”代表上天，“成周”即“天周”，为标榜周王朝为天国、天朝，其城为天王——周天子居住的都邑，故称“成周”，因而有“天王入于成周”之说。秦朝丞相李斯在今山东荣成陆地最东端的海岸刻石题写“天尽头”，认为此山为天之尽头处，山顶与天相接，而此地地名也称为“成山”，亦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成山”之顶上接于天，故此“天尽头”之山亦可称为“成山”（犹如古史传说中“昆仑山”为山顶接天之高山，故在中国古代多有将高山称为“昆仑山”者）。东汉初公孙术据蜀及魏晋时期李氏据蜀，皆国号“成”，应当也是因“成”象征上天的意义而取以为国名。

成都城位于圣山成山下的“都广之野”，而“都广之野”在古史传说中被描述为是一个万物生长、和谐美好的人间乐园。《山海经·海内经》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个美好的乐园无疑是人间的“天府”，当然这里的王国都邑也只有“成都”的美名才无愧于她。以“成都”作为城市名称，同时也反映出在蜀人心目中这里是人间天府的观念及希望与上帝同在的美好愿望。

秦灭蜀之后,“成都”的城市名被继续沿用。在四川荣经县同心村发现的秦灭蜀后的战国晚期船棺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矛骹部有“成都”二字铭文<sup>[7]</sup>。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书记载有“以县次传诣成都 成都上恒书太守处 以律食”等文字<sup>[8]</sup>。在四川青川县白和乡发现的一件“蜀东工”造青铜戈上,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东工守□□戈三成成都”铭文<sup>[9]</sup>。从而,“成都”成为中国使用延续时间最长的城市名称。

###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成都”一名本指中国古史神话传说中上帝所居“圣山”成山(海内“昆仑山”)顶的“上帝下都”,即“天堂”之名。“成都”作为山名,则指“圣山”成山,山上生长着长寿木、不死药、智慧树等圣物。“成都”山下为人间乐园“都广之野”。从文化概念上讲“成都”在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乃是“天堂·圣山·乐园”,是远远高于“伊甸园”、“香格里拉”的文化概念。这一文化概念所代表的境界,是人类追求的最完美的理想境界。“成都”城市的得名,即源于上帝所居的天堂之名。开明氏五世蜀王迁都于新都邑,为标榜蜀国上应天命,借用天堂之名作为都城之名。

#### 〔参考文献〕

- [1] 蒙文通. 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 [A]. 巴蜀古史论述 [C].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 [2] [3] 茂县羌族博物馆等. 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 [J]. 文物, 1994 (3).
- [4]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 [M]. 文物出版社, 1999.
- [6] 王家祐, 杨有润. 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 [J]. 考古学报, 1957 (4).
- [7] 沈仲常, 黄家祥. 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的得名 [A]. 巴蜀考古论文集 [C]. 文物出版社, 1987.
- [8] 睡虎地秦墓竹简 [M]. 文物出版社, 1978.
- [9] 人民日报 [N]. 1988-10-08.

(责任编辑 苏宁)